



新潮世界名著 12

*A Discourse on Method
Meditations and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

方法導論·沈思錄

哲學原理

笛卡兒著

錢志純·黎惟東 譯

新潮世界名著 12

笛卡兒著

錢志純譯

黎惟東譯

方法導論・沈思錄

哲學原理

志文出版社印行





笛卡兒在此成長的住宅。



年輕時代的笛卡兒。



笛卡兒在巴黎街頭與巴斯卡議論分析哲學問題。

沈思錄

(黎惟東譯)

致巴黎神學院中

賢明而德高望重的院長和博士們……………一五三

給讀者的序言……………一五九

六篇沈思的要旨……………一六三

第一哲學的沈思：證明上帝的存在、

心靈和物體之間的實在區別……………一六八

第一章 論可懷疑的事物……………一六八

第二章 論心靈的本性比物體更易於知道……………一七五

第三章 論上帝：祂是存在的……………一八六

第四章 論真理和錯誤……………二〇六

第五章 論物質事物的本質，

復論上帝是存在的……………二一六

第六章 論物質事物存在，

兼論心靈和肉體的真正區別……………二二四

哲學原理

(黎惟東譯)

作者致法文譯者的信，在此兼作敘言……………二四五

獻給最嫻靜的公主伊莉莎白……………二六一

第一章 人類知識的原理……………二六五

第二章 物質事物的原理……………三〇九

第三章 論可見的世界……………三二六

第四章 論地球……………三二八

笛卡兒年譜……………三四七

代譯序

「地球環繞太陽運行」，在今天看來不過是件簡單易知的事，可是當十六世紀哥白尼首度提出地動說的時候，對人類、對整個知識界所造成的震撼，所挑起的非議，却是一場驚天動地的大事。在此之前，以地球為中心「太陽環繞地球運行」的說法，早已根深柢固的盤據在人們的內心深處，成為一種習慣性想當然耳的直覺概念；甚至於可以說是形成一種牢不可破的信仰。然而事實與真理終究無法永遠被隱藏與欺瞞，事情的真相遲早總有被發現與肯定的一天。可是這個簡單的事實觀念，却並非一朝一夕就被普遍的認知與相信的。即使是在今日，我們接受此一說法，也不應該是毫無條件的認可。

這個原本被視為離經叛道的說法，逐漸轉換為一般尋常的認識，在人類轉化認知的心路歷程上，却有一段艱辛的過往；至少在整體人羣的觀念上、意識上、方法上、技術上都曾經過長期的揀擇、批判、淘汰與突破的醞釀程序。換句話說，一個創新觀念的提出，發明者本身內在經歷過一番「哲學性思考突破」的創造掙扎；就接受者而言，又何嘗未曾經過「哲學性思考突破」之後

信服的再接受？

如果說，我們「知道」某事，因此便「相信」某事，絲毫不讓理智有機會從事慎思明辨的批判；也不先預存懷疑的態度，仔細小心的去驗證，便貿然在「知道」與「相信」之間，劃上一個等號，就知識的立場而言，毋寧是件盲目而危險的情緒衝動。從「知道」到「相信」之間，應該保留一個思維辯證的間隙，讓理性在其中運作，從事真理是非的判斷，然後再說「自己清楚的知道，所以我相信。」如此，才算是對知識、對自我負責的態度。而人類的智慧與知識之所以能夠發展與進步，主要在於人類懂得如何去避免一些容易違犯的過失。這種容易誘導人類走上偏倚的過失，誠如西哲培根所分析的，在於人類的心靈上，常潛存著幾種「偶像崇拜」的壞習慣，即所謂的種族偶像、洞穴偶像、市場偶像、劇場偶像等的崇拜。而這些偶像崇拜的產生，或出自人性本身的拘限，或囿於個人的偏見，或者常為一般文字、學術權威的盛名所籠罩，或者為一些既存的思想系統所範圍。唯有力戒不加再思考，輕率相信的壞習慣，方得以趨避這些易犯的過失，不被這些「偶像」所迷惑；能戒除上述心靈的障礙，保持靈臺清明，獨立超然的去做創造性的思考工作，才可能做出突創的成果來。

科學的進步如此，哲學更是如此。在前面我們強調「哲學性思考的突破」，其中部分的意義便在於此。本世紀以來，人類各方面的進步，陡然之間步幅加大、速度加快。追求哲學突破的意

義，更顯得重要。可是怎麼樣才叫「哲學性思考的突破」？在解釋之前，首先有幾點先決要素，必須先釐清：

哲學 Philosophy，西方人就字源上解釋，說是「愛好智慧之學」，起源於人類好奇的觀察與懷疑，進而尋求一個通貫宇宙人生合理的解答。我們想稍加補充的是以爲之所以有哲學，在基本上，應該導源於人類有自覺意識的反省。有去仰觀俯察的自覺，有懷疑事物現象的自覺，以及反省各類現成解說的自覺；在接觸外物之後，開始懂得主動去反省因應，才算掌握開啓哲學之門的鑰匙。如果這種自覺只是隨意偶然的、散漫零亂的，也還不夠稱得上具有哲學性。至低限度，在自覺之外，人類應該懂得遵循一條合理的思維路徑，運用一種理性的方法去思考問題，而不必在乎其是否素樸或幼稚淺薄的。所以不怕素樸，是由於肯定人類思考有進步的潛能，可以從事修正補充的工作，使之更週詳；所以不懼幼稚淺薄，只因爲視之爲人類成長過程中一個必經階段，慢慢的就會成熟與穩健。

明瞭有自覺、有意識的反省，以及一套合理的思考方式是哲學性思考突破的兩個先決條件之後；再論「突破」才有意義。或不免要問什麼叫做「突破」？要如何去「突破」？是不是發前人所未發，言前人所未言便叫「突破」？

我們不認爲這是一個單純的問題，不過倒是可以舉蠶一生的蛻變爲例，做一個概略的說明：

在蠶的一生當中，從卵孵化爲蛾，一直到化爲蛾再產卵，這段生命的週期中，必經四蛻、四眠的過程。平日孜孜矻矻的嚙食桑葉，蘊積成長所需要的養料，到達某一程度之後，便進入眠的狀態，不動不食，然後掙扎脫出舊皮囊。每蛻一次皮便長大一些，四蛻之後便吐絲作繭，把自己完全封閉起來，從事更艱鉅的變化過程。在繭內蠶變爲蛹，蛹再化爲蛾，成功的便破繭而出，交配產卵。否則只是一隻繭蛹，空留遺憾而已。

拿蠶蛻的過程和人生與思考的突破對比，或許不是件很適宜的類比，但是我們認爲有幾點的過程，却可以秉持做一種發揮的解釋：首先，一個形式最初只有簡單的內容，當不斷的吸收與接受各式各樣的養分之後，內容的蓄積便逐漸充實，直到舊有的形式不再能夠範圍那些內容之時，形式本身便得做擴張的修正與調整；蠶的四蛻，便是舊形式不再能容納日益增加的內容，外在的形式便需要做適度的修正。第二，當一個形式發展日趨成熟之後，勢必醞釀一次更大的變化，蠶結繭停滯其內，事實上自我却經歷更大的壓縮與掙扎，等消融了內容中各種的矛盾及自我內在的衝突之後，便將突破繭繭的錮閉，飛出產卵，以生命去完成、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第三，從形式的擴大到形式的轉變，是積漸的累變，絕不是偶然的天成；是累積許多的小突破，擴張成爲大突破。

因此，我們認爲所以要突破，只因爲生命的本身具有一股實現自我，而不可抑遏的衝動，尋

求自我內容的更充實，形式的更完善。當生命的內容增加，相應的調整形式才能益發堅實，能滿足內在的也愈能適應外在的遷變，生命的內涵愈是通暢也才愈能縣延久遠。所不可忽略的是，每一次的轉型，對生命而言，都是一段危機轉換的時期，歷練得過來便是成就，否則便是渣滓。一個偉大哲學家的成就，便在於領導當代全體的人羣，通過低迷的停滯點，或是解決當前停滯的困境，而更堅定的邁向未來更開闊的境地。爲了要達到突破的目的，要對既有的內容做整理與批判的工作，從既有形式上發現問題癥結；再試圖掌握問題的核心，予以對治針砭。如此一來，不論僅是提出問題，或是已掌握了解決的初機，我們都將認爲是一種突破。

有了以上的分說與掌握，再看一般知識界、史家及哲學史家，對十六世紀以來，近世哲學的特徵，所歸納的意見，或許會有另一番的體認。一般認爲近世哲學有五大特徵：一是人類愈來愈有自覺、有意識的去反省和人類切身有關的問題；二是批評的態度與方法，愈見細膩與嚴謹；三是反對權威與沿襲不改的心志，變得積極而強烈；四是抵抗專制與集權對人性的桎梏與壓迫；五是要求思想、行動、感情的自由，希望從一些不正當的束縛之中解放出來。這五點特徵，固然有其歷史現實的背景因素支撐著，不過平心而論，這些不也依然是我們這個時代人類心靈的呼聲？

近世哲學繼承了文藝復興運動的人文精神，在人類心靈、智慧與知識的開發上，擔任了極重要的角色。笛卡兒便是一位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爲人類爭取理性的地位，並保證理性權利的重要

哲學家。他的出現也正是人類在哲學、科學方面醞釀轉型突破的歷史際會期，從中世紀的皮囊束縛中掙脫，開拓了現代的新面貌。

雷納·笛卡兒 (René Descartes) 西元一五九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誕生於法國北部的都蘭省 (Touraine) 蘭愛葉村 (La Haye) ——爲紀念笛卡兒後來更名為笛卡兒蘭愛葉村 (La Haye-Descartes)。還在襁褓之中，他的母親便因病去世，也許受到母親體質遺傳的影響，直到笛卡兒廿一歲以前，一直是身體孱弱多病，臉色蒼白而且不時的乾咳。或許也正是體弱多病之故，笛卡兒在學校的生活裏，總比別人多一些就擱在床上的時間，使他可以用來閱讀與思考問題。一六〇四年笛卡兒八歲，入蘭法萊雪城 (La Flèche) 由耶穌會創辦的貴族學校就讀，前後有八年半之久，在哲學、數學、邏輯以及文學、歷史各方面廣泛的涉獵、學習。雖然笛卡兒在校的表現十分傑出，但却對學校採取舊士林哲學的教育方式，以及使用與時代脫節的哲學，解答應時蠱起的科學問題的空洞態度，感到不滿與懷疑，甚至於開始輕視。

一六一三年入波埃顛 (Poitiers) 大學研習法律，一六一六年以最高榮譽獲法律碩士學位。次年，其父爲使他增廣見聞，携赴巴黎歷練。此後對笛卡兒而言，該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五光十色的花都，豪奢放蕩的生活，打不動笛卡兒的心，不過人文薈萃的巴黎給了年輕笛卡兒一些刺激。書本的知識不再能滿足他的求知慾，而渴望研究「世界這部偉大的書」 (The great book

of the world)。廿二歲的笛卡兒爲實現他遊歷世界的夢想，以便增加閱歷、汲取知識，自一六一八年迄一六二二年間，先後參加荷蘭納沙的毛里斯王子，及德國巴維埃拉的馬西米良伯爵所率領的部隊。在從軍的這段時期內，曾與一位名叫以薩克·培克曼(Isaac Beeckman)的科學家討論數學、物理與邏輯。一六一九年十一月十日，正當在攻打波希米(Bohemia)王軍時，據他自述，他在戰爭之餘獲得三次的「神視」(Vision)，要他依靠自己，單獨從事哲學的改造工作，促使其決心獻身於哲學事業。一六二二年退伍之後旅居荷蘭海牙一年，在一六二五年之前，笛卡兒往來德國、荷蘭、義大利之間旅行。直到一六二八年，笛卡兒結束飄泊的遊學流浪時期，定居荷蘭，將一六一九年領悟的構想，著手紀錄下來，稱爲「理智指導規則」，此即被後人視爲『方法導論』的初稿。

同一時間，笛卡兒也從事形上學的撰述工作，完成了『沈思錄』的雛形。在艱困的學習過程中，幼年的同學馬林·梅色納神父(Marin Mersenne)與他魚雁往還，做各種問題的討論，對笛卡兒思想與心靈的砥礪有莫大的助益。一六三三年，笛卡兒完成『宇宙論——光學』一書，因受伽利略在義大利遭受教會譴責之故，亦隱忍不敢發表。至一六三七年，他將該書精簡爲『折光學』、『氣象學』、『幾何學』等三篇文章，並附序文「方法導論」一起發表。結果『方法導論』竟成爲笛氏哲學的代表作之一。後來，笛氏再據『方法導論』中所描述的哲學概念，加以引伸發

揮撰成『沈思錄（形上沈思）——證明上帝實有及靈魂之不死不滅』一書。其中光學與幾何學的論述引起與笛氏當時一流的數學家，如費瑪（Pierre de Fermat）、羅伯瓦（Gilles Personne de Roberval）等的攻擊。而『沈思錄』也遭受當時著名的神學家、哲學家，諸如他的好友梅色納、比利時神學家加德略（Caterus）、英國哲學家霍布斯（Hobbes）、奧古斯丁派神學家亞諾德（Arnauld）、非多瑪斯學者卡桑提（Gassendi），及幾位耶穌會教士的非難。這些學者的非難與他自己的答辯，在一六四一年被蒐錄在『沈思錄』之中。

當然，在笛卡兒時代的歐洲教會、神權的力量，依然對主宰與控制人們的思想與生命有相當的影響力。除了學界文字上對笛卡兒攻訐之外，並遭到烏特來黑特（Utrecht）大學校長魏球斯（Gisbert Voetius）控告傳播危險的無神論。但也獲得另一批學者的支持，並且因此機緣得識流放中的伊莉莎白公主，並與她通信討論哲學問題，直到去世為止。一六四四年笛卡兒第三哲學代表作『哲學原理』出版，並獻給伊莉莎白公主。

一六四九年笛卡兒獲瑞典女王克麗絲汀的賞識，堅邀他赴瑞京教授哲學，因為無法適應北歐嚴酷的寒冷，又為順應女王早讀的怪癖，不慎招惹感冒，轉為肺炎，而於一六五〇年二月十一日病逝瑞京斯德哥爾摩。

以上便是笛卡兒一生的簡介，也許看起來並不怎麼轟轟烈烈，然而，這也正是笛卡兒偉大之

處，只有明亮的光華而隱去了熾熱。西方哲學界尊稱笛卡兒爲理性主義之父，三百多年來，笛卡兒的思想與學說引起整個人類思想界的反響。「我思故我在」已經變成了一句口頭禪。從笛卡兒純哲學領域的三本經典著作：『方法導論』、『沈思錄』、『哲學原理』，我們大致可以歸納笛卡兒的哲學，主要是從普遍的懷疑感官知覺經驗及外在的現象等等爲起點，試圖去尋求一個最基本、明確的出發點。由數學的直觀及演繹法的啓悟，使笛卡兒明白：「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因此「絕不承認任何事物爲真，除非我明明白白知道它確實爲真」。強調自律律的明晰簡單爲「我思故我在」的根本所在；然後從新的認識論方法上爲基礎，去區別靈魂與肉體、論證上帝的存在、論述靈魂與思想的本質同一、物體的本質與擴延性爲一。笛卡兒的哲學可以說是自長久的中世紀神學籠罩之下的一個反省，也就是對世界存在真實性的反省，對於欺騙與誘發人心的假信念，從內心最深處做釐清與摧陷的工作，「懷疑」只是沈思的技巧，目的在針治過分依賴感官經驗的弊害。

老友惟東兄重譯笛卡兒的兩本巨著——『沈思錄』與『哲學原理』，是最理想不過了，因爲惟東兄受過完整哲學教育的訓練，又專業從事翻譯工作多年，相信由他翻譯笛卡兒的名著，在內容上不致有偏差誤解之虞；最重要的他擁有一腔熱愛哲學的情懷。就現時代而論，哲學與應運而起的科學知識間，逐漸顯現一條罅隙。科學愈益精密完備，相形之下，時代哲學的深刻性、思考

的堅持度都有些虛脫。笛卡兒的哲學內容由其著作可以看出兼容了所有人類的知識，他說「哲學就其整體而論，像一棵樹，哲學其根、物理其幹、一切的科學乃由其幹滋生出的枝桠，大致可分成醫學、機械學與倫理學等三種。」

今天重譯古典哲學的著作，並非爲了復興古典的論點，主要的目的是在閱讀經典著作之中，重新經歷困勉的思考歷程，提昇思考的境界與深度，接受笛卡兒提出的問題，而不一定接受其答案。以批判的眼光學習，以嚴苛的態度反省，多培養些能有獨立原創力的哲學思考者，對自己的國家人羣，對整個世界，提出另一個新哲學改造運動，解決現代哲學在觀念上與哲學上的問題。

『沈思錄』、『哲學原理』，雖是兩本小書，却不是任意翻閱便可以了解的，希望讀者們抱著學習堅持的念頭，從頭至尾、一字一句的讀下去，再三咀嚼，看會是如何的一番滋味。

一九八四年一月 孫長祥誌於臺北斗室

笛卡兒的一生與思想

笛卡兒的時代

笛卡兒一五九六年生於法國，一六五〇年客死瑞典，是十七世紀前半葉的思想家。他二十歲左右就離開法國，旅遊荷蘭、德意志、義大利；三十歲過後，定居荷蘭，在此度過二十一年，生命中最後半年在瑞典度過。

笛卡兒思想核心中展現的世界，是自然宇宙，而非當時歐洲的軍事與政治。不過，他的一生却以十七世紀前半葉，尤其以三十年戰爭的全歐為背景，而且非常接近當時政治與軍事的核心；因此，要知道笛卡兒割捨了什麼，就必須先了解當時的環境。

笛卡兒的祖國法蘭西，在十六世紀後半葉，經歷過舊教徒（天主教徒）與新教徒的內戰。最後，因新教徒領袖亨利四世改信舊教，登上王位，才使法蘭西以舊教國安定下來。亨利四世也步前任國王之後塵死於刺客之手（一六一〇年）。但下一任國王當政時，樞機主教兼宰相李希留掌握大權開始向絕對王權之路邁進。自中世紀以來，封建貴族的權力已逐漸納入王權中；此一過程從李希留時代開始進入近代國家形成的階段。大市民已貴族化，形成所謂法官貴族，法官貴族又

與封建貴族對立，對以王權統一全國的貢獻極大。就人材而言，法官貴族是產生官吏、學者、文學家與宗教家的階層。不過，局勢依然非常複雜。例如，在前一代的宗教戰爭中，封建貴族隸屬舊教派，而部分法官貴族則屬於新教派，雙方對立；但是，有一部分法官貴族，則想促使新舊兩教派妥協，並以王權統一全國。笛卡兒時代，亦即李希留時代，國王的中央政府和法官貴族之間仍有摩擦。換言之，李希留派遣直屬中央政府，擁有大權的省長往赴各地，與地方的高等法院相對抗。

笛卡兒的父親就是不列塔尼的高等法院法官，也是在波埃杜省擁有領地的小貴族。但按前述的分類來說，他是服從王權的高等法院派（亦即從順的法官貴族）。笛卡兒在政治上也有這種想法，可以說跟宗教戰爭時代的蒙田立於同一路線。不過，笛卡兒時代畢竟與蒙田的時代不同，以不釀成政治風波的消極態度為主。笛卡兒從未見過李希留。

李希留在法國國內壓制新教徒，攻佔了新教派最後的據點拉羅雪爾城（一六二九年），掃除英國經由拉羅雪爾對南法施展的壓力。可是，在歐洲政治舞臺上，李希留的政策乃是與天主教派的德意志皇帝和西班牙國王對抗，而偏向德意志的新教徒與荷蘭、丹麥、瑞典等新教國家。這是往昔法國國王與德意志皇帝或西班牙國王之爭的延續——一百年前，亦即十六世紀前半葉，德意志因宗教改革的騷動發生內戰，法國國王法蘭沙第一曾與德意志皇帝兼西班牙國王卡爾（查理）